

竹立子初文集

奏之五
後下



蘇軾詩集卷之五

紫荊一種。花之可已者也。但春秋所開多紅少紫。欲備其色。故間植之。然少枝無葉。貼樹生花。雖若紫衣少年。亭亭獨立。但覺窄袍緊袂。衣瘦身肥。立于翩翩舞袖之中。不免代爲踖踖。

梔子

梔子花無甚奇特。予取其彷彿玉蘭。玉蘭忌雨而此。不忌雨。玉蘭齊放。齊凋。而此則開以次第。惜其樹小。而不能出簷。如能出簷。卽以之權當玉蘭。而補三春恨事。誰曰不可。

杜鵑

櫻桃

杜鵑櫻桃二種花之可有可無者也。所重于櫻桃者，在實不在花。所重于杜鵑者，在西蜀之異種，不在四方之恆種。如名花俱備，則二種開時，儘有快心而奪目者，欲覽餘芳，亦愁少暇。

石榴

芥子園之地不及三畝，而屋居其一，石居其一，乃榴之大者。復有四五株，是點綴吾居，使不落寞者。榴也。盤踞吾地，使不得盡栽他卉者，亦榴也。榴之功罪，不幾半乎？然賴主人善用榴，雖多不爲贅也。榴性喜壓，就其根之宜石者，從而山之，是榴之根，卽山之麓也。

榴性喜日。就其陰之可庇者。從而屋之。是榴之地。卽屋之天也。榴之性。又復喜高而直上。就其枝柯之可傍。而又借爲天際。眞人者。從而樓之。是榴之花。卽吾倚欄守戶之人也。此芥子園主人區處石榴之法。請以公之樹木者。

木槿

木槿朝開暮落。其爲生也良苦。與其易落。何如弗開。造物生此。亦可謂不憚煩矣。有人曰。不然。木槿者。花之現身說法。以儆愚蒙者也。花之一日。猶人之百年。人視人之百年。則自覺其久。視花之一日。則謂極少。

而極暫矣。不知人之視人猶花之視花。人以百年爲久。花豈不以一日爲久乎。無一日不落之花。則無百年不死之人可知矣。此人之似花者也。乃花開花落之期。雖少而暫。猶有一定不移之數。朝開暮落者。必不幻而爲朝開午落。午開暮落。乃人之生死。則無一定不移之數。有不及百年而死者。有不及百年之半與百年之二三而死者。則是花之落也。必焉人之死也。忽焉使人亦如木槿之爲生。至暮必落。則生前死後之事。皆可自爲政矣。無如其不能也。此人之不能似花者也。人能作如是觀。則木槿一花。當與萱草並。

樹睹萱草則能忘憂。睹木槿則能知戒。

桂

秋花之香者。莫能如桂。樹乃月中之樹。香亦天上之香也。但其缺陷處。則在滿樹齊開。不留餘地。予有惜桂詩云。萬斛黃金碾作灰。西風一陣總吹來。早知三日都狼籍。何不留將次第開。盛極必衰。乃盈虛一定之理。凡有富貴榮華。一蹴而至者。皆玉蘭之爲春光。月桂之爲秋色。

合歡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皆益人情性之物。無地不宜種。

之然睹萱草而忘憂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對合
歡而蠲忿則不必訊之他人凡見此花者無不解慍
成歡破涕爲笑是萱草可以不樹而合歡則不可不
栽栽之之法花譜不詳非不詳也以作譜之人非真
能令歡之人也漁人談稼事農父著樵經有約略其
詞而已凡植此花不宜出之庭外深閨曲房是其所
也此樹朝開暮合每至昏黃枝葉互相交結是名合
歡植之閨房者合歡之花宜置合歡之地如春萱宜
在承歡之所荆棣宜在友于之塲欲其稱也此樹栽
于內室則人開而樹亦開樹合而人亦合人旣爲之

增愉樹亦因而加茂此所謂人地相宜者也使居寂寞之境不亦虛負此花哉灌勿太肥常以男女同浴之水隔一宿而澆其根則花之芳妍較常加倍此予既驗之法以無心偶試而得之如其不信請同覓二本一植庭外一植閨中一澆肥水一澆浴湯驗其孰盛孰衰卽知予言謬不謬矣

木芙蓉

水芙蓉之于夏木芙蓉之于秋可謂二季功臣矣然水芙蓉必須池沼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者不可數得茂叔之好徒有其心而已木則隨地可植況二花之

豔相距不遠。雖居岸上。如在水中。謂之秋蓮。可謂之夏蓮。亦可。卽自認爲三春之花。東皇未去也。亦可。凡有籬落之家。此種亦不可少。如或傍水而居。隔岸不見此花者。非至俗之人。卽薄福不能治受之人也。

夾竹桃

夾竹桃一種。花則可取。而命名不善。以竹乃有道之士。桃則佳麗之人。道不同。不相爲謀。合而一之。殊覺矛盾。請易其名爲生花竹。去一桃字。便覺相安。且松竹梅素稱三友。松有花。梅有花。惟竹無花。可稱缺典。得此補之。豈不天然奏合。亦女媧氏之五色石也。

瑞香

茂叔以蓮爲花之君子。予爲增一敵國曰瑞香。乃花之小人何也。譜載此花一名麝囊。能損花。宜另植。子初不信。取而嗅之。果帶麝味。麝則未有不損羣花者也。同列衆芳之中。卽有朋儕之義。不能相資相益而反崇之。非小人而何。幸造物處之得宜。予以不能爲患之勢。其開也。必于冬春之交。是時羣花搖落。諸卉未榮。及見此花者。僅有梅花水仙二種。又在成功將退之候。當其鋒也。未久。故罹其毒也。亦不深。此造物之善用小人也。使易冬春之交。而爲春夏之交。則花

王亦幾被篡矧下此者乎唐宋諸名流無不憐香嗜色贊以詩詞者皆以蚤春無花得此可搔目癢又但見其佳而未逢其虐耳子僭爲春國平章焉得不秉公持正寧使一小人怒而欲殺不敢不爲衆君子密隄防也

茉莉

茉莉一花單爲助粧而設其天生以媚婦人者乎是花皆曉開此獨暮開暮開者使人不得把玩祕之以待晚粧也此花蒂上皆無孔此獨有孔有孔者非有不能受簪天生以爲立脚之地也若是則婦人之粧

乃天造地設之事耳。植他樹皆爲男子。種此花獨爲婦人。旣爲婦人。則當眷屬視之矣。妻梅者。止一林逋。妻茉莉者。當徧天下。而是也。

欲藝此花。必求木本。藤本一樣着花。但苦經年卽死。視其死而莫之救。亦仁人君子所不樂爲也。木本最難過冬。予嘗歷驗收藏之法。此花痿于寒者。什一幾于乾者。什九。人皆畏凍而滴水不澆。是以枯死。此見噎廢食之法。有避嘔逆而經時絕粒。其人尙存者乎。稍煖微澆。大寒卽止。此不易之法。但收藏必于暖處。篋罩必不可無。澆不用水而用冷茶。如斯而已。予處

全錄集卷之五
此花三十年皆爲燥誤。今始識此以告世人。亦其否極泰來之會也。

藤本第二

藤本之花。必須扶植。扶植之具。莫妙于從前成法之用。竹屏。或方其根。或斜其柄。因作歲。麤柱石。遂成錦綉牆垣。使內外之人。隔花阻。葉礙紫間紅。可望而不可親。此善制也。無奈近日茶坊酒肆。無一不然。有花卽以植花。無花則以代壁。此習始于維揚。今日漸及他處矣。市井者。此高人韻士之居。斷斷不應若此。

避市井者非避市井避其勞勞攘攘之情銖必較之陋習也見市井所有之物如在市井之中居處習見能移性情此其所以當避也卽如前人之取別號每用川泉湖宇等字其初未嘗不新未嘗不雅迨後商賈者流家倣而戶則之以致市肆標榜之上所書姓名非川卽泉非湖卽宇是以避俗之人不得不去之若浼邇來縉紳先生悉用齋菴二字極宜但恐用者過多則而效之者又入從前標榜是今日之齋菴未必不是前日之川泉湖

宇雖曰名以人重。人不以名重。然亦實之賓也。已噪寰中者。仍之繼起諸公。似應稍變人問。植花旣不用屏。豈遂聽其滋蔓于地乎。曰不然。屏仍其故。制略新之。雖不能保後日之市廛。不又變爲今日之園圃。然新得一日。是一日。異得一時。是一時。但願貿易之人。併性情風俗而變之。變亦不求盡變。市井之念。不可無壟斷之心。不可有覓應得之利。謀有道之生。卽是人間大隱。若是則高人韻士。皆樂得與之游矣。復何勞擾鎔銖之足避哉。花屏

之製有三列于藤本之末

薔薇

結屏之花。薔薇居首。其可愛者。則在富于種而不一其色。大約屏間之花。貴在五彩繽紛。若上下四旁皆一其色。則是佳人忌作之。綉庸工不繪之。圖列于亭齋。有何意。致他種屏花。若木香。酴醾。月月紅。諸本族類。有限爲色不多。欲其相間。勢必旁求他種。薔薇之苗裔極繁。其色有赤。有紅。有黃。有紫。甚至有黑。卽紅之一色。又判數等。有大紅。深紅。淺紅。肉紅。粉紅之異。屏之寬者。盡其種類。所有而植之。使條梗蔓延相錯。